

那一方永不停歇的水袖

——访京剧艺术家张春秋

本报驻山东记者 常会学 孟娟

张春秋，著名京剧艺术家，梅兰芳大师亲传弟子，因在现代戏《红云岗》中成功塑造了“红嫂”这一经典艺术形象而蜚声海内外，曾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2004年，她获得首届泰山艺术奖“终身成就奖”；2007年6月，被评选为“山东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京剧）代表性传承人”；2007年12月，被山东省委、省政府授予“山东省文化艺术终身成就奖”；2011年，获得“中国戏剧表演终身成就奖”。



京剧艺术家张春秋

张春秋家里的一面墙上，挂了大大小小20余幅照片，有孩童时代学戏练功的场景，也有她受国家领导人接见的瞬间；有她塑造的玲珑剔透的“红嫂”，也有她演绎的亦喜亦嗔醉酒的贵妃。人生如戏，戏如人生，这一张张照片，折射出了

张春秋传奇的艺术人生。

“现在回想起来，我小时候的那点苦没白吃，打没白挨，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这两年，看过张春秋表演的人，都会惊讶于她亮丽委婉

的唱腔与精美细腻的身段。而张春秋自己却这样描述：“80多岁，嗓子也没倒，还能唱，腿脚还能活动。”

不少人说，张春秋的艺术功力源于她的聪慧、有悟性，更靠的是她几十年如一日的刻苦和钻研。“我小的时候，每天早上5点钟就起床练功，去天井里跑圆场、吊嗓子、压腿、拿顶。冬天夏天都是露天练功。冬天更惨，汗湿了衣裳也不能停，只能不停地练。”张春秋回忆说，“我们那时不叫‘学戏’，叫‘打戏’。每次拿顶时，我不能下来的。”

墙上有这样一张黑白照片，张春秋单脚站在一个大球上，另一只脚踏着朝天蹬，手里还要端着盘子。“当时，我要端着球往后退，一只手要耍盘子，一只手要舞绸子，这个动作很有难度，稍不留神摔下来，便是鼻青脸肿。”张春秋说。记者留意到，张春秋的手指与常人不同，指尖往后翘的幅度比较大。“估计是小的时候耍盘子被压成这样的，那时骨头软，铜盘又重。”

“现在回想起来，我小时候的那点苦没白吃，打没白挨，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张春秋说，学京剧不容易，唱、念、做、打、手、眼、身、法、步，行当太多，且唱腔、表演、动作都要给人以美的享受。“人物内在的东西从你的眼神、你的表情要让观众能理解。这不是一两天能练就的，要从娃娃抓起，大人要舍得。”

“先生怎么演的，我怎么演，那就没有发展了，那就只能看梅兰芳了。”

“对于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我很是振奋。”张春秋说，京剧要振兴，改革是必要的。艺术的生命在于它的时代性，国粹也要与时俱进。“我每天都看 CCTV-11 频道，看人家怎么改革。我睡眠不好，只能睡四五个小时，晚上就躺在床上想，哪出戏的哪些地方应该怎么

演。”醉心于京剧艺术八十余载的张春秋，对于京剧艺术如何改革，已在实践中总结出一套独特的想法。

老戏要新唱。时代不同了，不能刻模子。“有些戏有些地方好像不合适了，就要想办法填补。梅先生要活到现在，他也要改变的。”张春秋告诉记者，梅兰芳刚开始唱戏时也没有表情，后来才改成了表演人物，不仅仅唱戏，还增加了手、眼、身、法、步等表演动作。《穆桂英挂帅》这出戏，是梅先生从豫剧大师马金凤养父便会上点一炷香，香不尽是不能下来的。”

“其次，我还认为文戏要武唱，武戏要文唱。”张春秋告诉记者，所谓文戏要武唱，是指戏要紧凑。过去唱戏喜欢拖腔，三板一眼，废锣很多，节奏太慢。她以《凤还巢》中小姐来找妹妹去看木兰这一段为例解释，“妹妹不肯去，大小姐便自己去了。过去老的唱法是锣鼓铿锵铿锵将大小姐送下再开始下一段。那台上的人干嘛呢？这就僵住了。锣要打台上的人而不是下台的人，这样才紧凑。”张春秋说，现在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生活节奏加快了，戏更要紧凑些。武戏要文唱，是指武打动作一招一式要打得非常利索，让人看得清楚，像真的一样。

“我没有读过书，也不懂什么大道理，这些是我根据感觉和经验得出来的，是在梅先生的路子上做的填补，不是否定。”张春秋如是说。但梅兰芳的儿子——著名京剧艺术家梅葆玖先生却这样赞许她：“张春秋善于把学到的东西进行再创造，从而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

“党培养了我，我一直在为党工作，再苦再累都不怕。”

“说句不好听的，以前你们要见我见不着。不是我架子大，而是太忙。”张春秋笑着说，当年，因

演红嫂而一炮走红后，她被安排留在了山东省京剧团，主要任务有3项：培养青年演员、完成场次任务和经纪任务。

“当时，我带领省京剧团一个演出队去各地巡回演出，经常是自己一天演两场，安排年轻演员演两场。有时5点演一场，演完了吃个鸡蛋，再赶上8点的场，妆都不卸，脸上的皮肤都被油彩烧成猪肝色。”据张春秋回忆，一年下来她所带领的那个队演出了200多场，超额完成了任务。

1986年，张春秋正式退休，但她并没有退出京剧舞台，作为全国著名的老艺术家，她常年活跃于各种社会活动中。2011年，已

85岁高龄的张春秋摔过2次，腰骨折断了。正在住院期间，她接到电话邀请她参加重阳节京剧演唱。“我当时身体不太好，腰也不一定撑得住，心里斗争了半天，最后还是去了。去了就战斗呗，自己给自己提精神。”张春秋是这届重阳节京剧演唱中年纪最大的艺术家。

在张春秋看来，弘扬与普及京剧艺术是她义不容辞的责任，“振兴京剧，要大家都会唱那才好呢。”于是，有热心票友及业余爱好者想学戏，她便不厌其烦地说戏；对于青年学生，张春秋更是将自己倾一生心血换来的艺术经验和心得体会毫无保留地

传授给他们。去年，就在张春秋因摔倒住院期间，上海一个学生请了10天假来找先生学《贵妃醉酒》，问她学一出戏多少钱。张春秋回答说：“黄金有价艺无价。青年追求艺术，我很高兴。对青年我不保守，你要觉得我的哪出戏唱得好，你要学你就拿去。只要身体顶得住，我就教。”

“党培养了我，我一直在为党工作，再苦再累都不怕。这么多年，我的脑子里一直就是这个概念。虽然我已经退休了，但是我退而不休。活到老干到老，也算我为振兴京剧艺术继续发挥余热吧。”张春秋先生微笑着，平静而坦然。



记者手记

张春秋的一片冰心

本报驻山东记者 孟娟

壬辰年正月十二晚，记者通过微雕大师王中民（张春秋先生之子）联系到张春秋先生，约好次日9点到先生家里采访。8点58分，记者正要敲门，门却开了，先生身着黑底红花中式唐装，笑意盈盈：“我估摸着时间差不多了。”只这件小事，足以看出先生为人处世的严谨与细致。

在沙发上坐下，近距离地看先生，发现她淡淡地描了眉，抹了点唇彩。这恰到好处地为先生矍铄的精神平添了一份精致。

在近两个小时的采访中，先生没有喝一口水，不紧不慢，或回忆过去，或讲述现在，始终保持微笑着端坐着，举止

投足间流露出艺术家的风采与神韵。只是采访到了最后的半个小时，先生几次往后靠在沙发上，但只几秒钟便又坐起。想是先生腰骨受过伤不能久坐的缘故。

虽然出院已有几个月，但先生的腰骨并没有完全恢复如初，现在还能摸到一处骨头隆起。“我当时住院，花了六七万块钱，我很心疼的，从来没花过公家那么多钱。所以当时还没全好，我就说‘我要出院，我能走了’，结果就这样了。”先生笑着告诉记者，她参加工作后曾4次要求降工资。

“大家都说我傻，其实我不傻。演完‘红嫂’后我下农村体验生活，跟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劳动结束后让他们坐下来，我给他们清唱。看见农民一毛钱都舍不得花，被子小窟窿小窟窿的，我就想起自己也是吃苦长大的。可是我还能唱，我还比他们强。”

“我不为名不为利，啥也不图，演员是为人民服务的。”一句被喊过无数遍的口号，从张春秋先生嘴里说出来，显得格外朴实、真诚。

最让记者难以忘怀的是，在记录过程中，记者额前有一缕头发滑落下来，还没顾得上整理，先生已很自然地将其一缕头发为记者别在耳后。那一刻，面对眼前头发花白的老人，记者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奶奶，那么亲切，那么慈祥。

感人的现实题材 新颖的创作手段

《嫂子》：一部当代现实主义话剧力作

本报驻山东记者 孟娟

“背上了背包背起了那个天，告别了小山村走出了那座山”。4月19日晚，在吉他手粗犷激情的演唱中，山东省话剧院创作排演的大型现代话剧《嫂子》第三场演出在山东剧院拉开序幕。演员们热情投入的表演，舞台创作的巧妙构思，使该剧获得了现场戏剧界专家和观众的一致好评。

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剧作家罗怀臻观看演出后感受到强烈的情感冲击。他表示，在近几年现实主义题材普遍回归的背景下，这部话剧当之无愧地属于优秀作品行列，能够代表当代现实主义话剧的水准。

感人的现实题材剧作

近两个半小时的演出过程中，剧场时而响起热烈的掌声，时而又寂静无声。演到动情处，不少观众热泪盈眶。

《嫂子》以讲述农民工从农村走进城市、逐步融入城市生活的曲折过程为题材，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剧中的嫂子，一个最不起眼的普通农村妇女，在进城与丈夫团聚的第一天，就遭遇了丈夫从建筑工地的施

工楼上掉下来摔死的重大变故。在经历了命运的打击、精神的磨难之后，她勇敢地走上法庭，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和权益。与此同时，她的儿子，作为新一代的农民工，在遭受了观念、意识、文化的种种冲突之后，即便经历痛苦也要得到精神蜕变追求梦想，反映了新一代农民工在新时期更高层次的人生追求。

“我想写一个极平凡的下女人，怎样慢慢萌发一种自主掌握命运、维护自己权利的意识，怎样从一根草长成一棵树。”该剧导演、中央戏剧学院博士生导师曹其敬表示，该剧着重体现了以嫂子为代表的农民工这一社会群体勤劳质朴、自强不息的优秀品质。

“中国有2.5亿农民工，他们就在我们身边，随处可见。这样一群人，介于城市与乡村之间，付出辛勤劳动。国家和城市的建设离不开他们，但是他们常常得不到应有的权利。这部戏就是为这些农民工呼吁、呐喊。”曹其敬表示，希望大家能关注身边的农民工。中国艺术研究院特邀研究

员徐培成表示：“这是一部真正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戏，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农民工进城打工为背景，真实再现了那我们应该记住的历史。这也是我们民族在不断成熟、强大的过程中，应该记住的一道伤疤。”

丰富新颖的创作手段

这部话剧整体艺术风格以写实为主体，兼有写意的因素和鲜明的现代感，在杂芜的真实生活中营造美感。“在艺术处理上，我们摒弃了传统的完全写实的塑造手法，以前的戏都是在舞台上搭房子、人在里面过日子，但这部戏不是，它有很多写意、抒情东西。在表现生活的同时，又充满了浓郁的抒情的气息。”曹其敬告诉记者。

该剧在舞美设计上，空间环境虚实相间。大环境是虚的，以脚手架和LED影像来表现城市，局部环境却非常写实，农民工的居住环境具有生活质感。“脚手架的使用，把城市的建设和农民工的命运非常形象地结合在一起。多媒体手段如LED屏用得很有销路，做得很精致、很好。”解放军艺术学院原

戏剧系主任王敏表示。

曹其敬说：“这部剧的另一个创新之处在于使用农民工歌手现场演唱，而且采用摇滚风格唱法。人的情感和情节作用歌手的唱贯穿起来，使整个作品呈现不一样的感觉，情感的表

达和冲击可能更强烈些。”王敏称赞说，“两个歌手的演唱，大大强化了作品的内涵和张力。”此外，丰富的音响效果，也起到了增强生活质感听觉手段的作用，表现出民工村浓郁的生活气息和纷繁简陋的生活条件。

在表演上，该剧总体追求生活气息浓郁、人物个性鲜明、情感真挚饱满、节奏明快强烈。“农民工的生活也是多姿多彩的，不是一味地苦情，剧中也有喜剧色彩，喜剧色彩表达出对生活怀有希望。”曹其敬说。

“话剧《嫂子》是山东省直院团迎接第十届中国艺术节的重点剧目之一。”山东省文化厅副厅长陈鹏表示，希望剧组广泛征求、吸取各界意见，反复打磨，将这部戏打造成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艺术精品。



《嫂子》剧照